

诗路放歌

借一场大雪回家

◆ 崔万伟

大雪从童年的村庄赶来
没有告诉任何人
只有我去故乡的路口迎接

那淹没世界的阵势
风雨雷电都避让
生命的姿态再也无法跪拜

中年的大雪
哪怕只下一场
足够喊回所有远行的亲人

二

冬阳照暖
照着豫北平原
和老家扫雪的母亲的
薄薄的积雪
足够掩埋一个村庄

一行行的铁轨
在新年里越跑越深
阳光疯长
每多融化一分雪
就会照亮更多回家的路

感谢这片山水
多年来我一直不够肥沃
每次回到村庄
母亲用叮嘱和唠叨
扫除我身体多余的积雪

三

亲人用一生丈量城市
每一个城市的手脚架下面
都站有兄弟姐妹的梦想

腊月借一场大雪回家
村庄里的炊烟愈来愈少
鞭炮一直躲着悲欣

深夜在城市醒来
乡下的母亲留着灯光
她要照亮亲人回家的路

豫哈同心驼铃响

——东天山驼队抵鄂

◆ 刘建民

当三十三峰骆驼从东天山起身
他们就将启程的诺言
把河南援建哈密感恩
装进了行囊
一条线
驮着巴里坤草原积蓄的力量
从哈密直奔中原的心脏

当驼铃摇醒晨曦的第一缕晨曦
洛水放缓了奔流
恰如此刻的豫哈
十五年的光阴
一批批援疆人把薪火传成了长河

河洛镇的天地被骤然打开
黄河浊浪拥抱伊洛清波
一脸赤黄 一脉青碧
缠绵成巨大的纹路
骆驼俯身
将鼻尖浸入这交汇的漩涡
顿时
新疆的风与中原的雨
在此刻被胸口的温度焙热

在南瑶湾村 步入一场千年的等待
与那位青衫诗圣相遇
任驼铃也学会他诗句里的抑扬顿挫
声未落
已点亮万家灯火
它正照亮昆仑山下崭新的校舍
与哈密病房里
被河南银针点亮的眼睛一起闪烁

从西域到中原
从历史到今朝
一名维族兄弟以额轻触石壁
他说凿窟的声音不是叮当
而是河南老师的诵读
回响在哈密的课堂
将慈悲与团结
刻进每一块静默的石头
融合出共通的血脉滚烫

当驼铃与二七塔的钟声
汇成最美妙的交响
绿城月季与天山雪莲谱出最绚烂的乐章
十五年的岁月
无数河南的援疆人
都曾咽下由小麦与深情拉成的白玉带
都把浓浓的爱带去了远方
因为那里也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豫哈情深山河作证
三十三峰骆驼
将带回三十三杯中原的沃土
从此后
每当东风吹过哈密瓜田
那沙沙低语和驼铃声声
便是绿城喜鹊与雪山雄鹰的和鸣

民间纪事

从我记事起，每年冬至的饺子落肚后，心里最殷切的盼头，便是腊八节早上那一碗黏稠绵密的八宝粥。

那时候，农村人家的日子大多过得紧巴巴的，我家更是清贫。母亲煮的稀面条，我端着蹲在大门外吃，总被邻居三婶打趣，笑称碗里是“十三根”——一筷子捞起来，面条屈指可数，剩下的清汤寡水，差不多能照出人的影子。这般的清苦岁月，怎能不眼巴巴盼着腊八的到来？虽然每年母亲熬粥的食材算不上丰盛，可那锅熬得插筷不倒的腊八粥，总能暖透肠胃，让我回味无穷。

腊八粥讲究晨起熬煮，需凑齐八样食材，主角自然是大米、花生米、红豆、麦仁之类的配料，全看家中光景，有啥放啥。8岁那年的腊八，因家里缺了主料大米，母亲一早便犯了难，腊八粥迟迟没能做成。

腊八的前一天下午，天寒地冻，我和哥哥缩在牛棚里，守着一堆噼啪作响的柴火，埋头写着作业。牛棚外，北风呼啸嘶吼，飞舞的雪片由小到大，由疏到密，旋转着，飞舞着，已经飘了两个多小时。

火堆旁，两个圆滚滚的红薯正埋在炭火里，烤得滋滋冒热气，时不时喷出一缕白烟，馋得我和哥哥直咽口水。火光摇曳中，母亲低着头飞针走线，借着微弱的光亮，一针一针缝补着我们磨破袖口的旧衣裳。

就在这时，牛棚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被推开了。

父亲裹着一身风雪，从村外的砖窑赶了回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男人穿着厚实的棉大衣，头上戴着棉帽，帽檐上、肩头上落满了雪，可即便裹得这般严实，他一踏进牛棚，仍能看出冻得浑身发抖。

母亲连忙放下针线，从火堆旁站起身。男人搓着手推辞着，最终还是在我哥哥身边坐了下来。父亲拿起一根小木棍，从火堆里扒出一个烤熟的红薯，用手拍了拍上面的炭灰，递到男人面前。他定是又冷又饿，望着埋头写字的我和哥哥，脸上露出几分局促的神色，几番推让后，才接过红薯，小心翼翼地掰成两半，将其中一半递到我面前。我摇摇头，他见状，不再客气，大口大口吃了起来，红薯的香甜混着热气，在牛棚里弥漫开来。

“家里种了些白菜，想着拉出来卖了，给娃凑点学费。出门的时候天只是阴着，没想到……”男人吃着红薯，含糊地跟母亲解释着出门的意图。许是怕打扰我们写作业，他只低声说了这两句，便不再言语。

“他车上还有小半车白菜没卖出去。”父亲望着母亲，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要不你去村里转转，问问谁家要白菜？”

“实在是卖不动了，雪越下越大，路都看不清了。走到这儿碰见大哥，非要拉我进来暖和暖和，真是添麻烦了。”男人的语气里满是歉意。



旭日东升(国画) 王文福

荐书架

《视神经》：发掘艺术品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结

◆ 赵超

“阿姆恰斯特吉是一位专画动物的画家，住在一栋摇摇欲坠的维多利亚式小楼里，爸爸去找他并不总是为了买画，更多时候是想寻求某种安慰。在他家里，爸爸可以坐在那把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摇摇晃晃的椅子上，用果酱瓶子倒茶喝，欣赏那些已经开始长霉斑的画。这时候的爸爸仿佛变成了和自己很像的另一个人，能够更轻松地面对自己。”

《视神经》是一本由视线构成的书。视线落在画面上，落在画家身上，也落在叙述者和周遭环境上。11个短篇故事犹如11场悠然漫步，走进绘画史的幽微之处，发掘艺术品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结。

目之所见是否必然意味着真实？画面深处隐藏着怎样的过往？我们究竟如何建立对世界的感知，又忽视了多少身边近旁的细节？当视觉层面的生活终于比内容层面更重要，许多问题的答案便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半生潦草对大江，无限惆怅在苍茫。逝者如斯，总有一些旋律，在时光的江河里，沉浮着记忆的波澜，奔涌着情感的激流。

一首歌，听了就喜欢，旋律响起就心动，那是因为你有一种感觉，感觉那种自己也有的心绪，就是这样经常地在心中婉转起伏。旋律起伏，低处牵惹你的情怀，高处触及你的灵魂。会不会，作曲的人，也是在这种心绪在心中回荡难平的时候，只要用音符忠实记录下这起伏的高低错落，就谱出了一段打动自己也能打动别人的心曲？

感动你的旋律，都是和你内心同频共振的情感起伏。复杂的事世、百感交集的心绪，在不同的人生坐标系上，都能被解析成音乐的五线谱，演绎成在内心久久回旋萦绕的悠悠旋律。虽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但很多内心情感又生发于相似的经历与回忆，这才有了那些引发千万人共鸣的旋律。不同的故事，共同的一曲，惹得心潮滔滔、胸臆难平。

如今的时代，越来越强调自我的坚强与奋斗，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但在坚强而无所谓的外表下，一定深埋着越来越孤独的内心，而我们反而会更加渴望理解与懂得，在这种矛盾与纠结中，越来越多的灵魂，一边在流行音乐里共振，一边在时代的风潮中孤独地凌乱。

情歌之所以能持久成为流行音乐的主打，是婚姻将两个人的孤独以制度化的形式绑定在一起，在以后的风风雨雨和生活的磕磕绊绊中也不容易被拆散，这让少不更事的情感带给人

迟到的腊八粥

◆ 杨书欣

母亲应了一声，转身走出牛棚。母亲的脚步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十几分钟后，母亲领着两个邻居走进了牛棚。那年月，家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邻居们也没买多少。他们走后，停在大门口的板车里，依旧躺着二十七颗大白菜，油布盖着，显得格外喜人。

“要不今晚你跟我去砖窑凑合一宿？等明儿雪停了再卖。”父亲劝道。男人摇摇头，推辞着：“不了，暖和一会儿就走，再不回去，家里人该着急了。”他许是不愿再给我们添麻烦，说着便起身要走。

外面，雪花依旧漫天狂舞。男人拉开木门，一股寒风裹着雪花灌了进来，他打了个寒战，又折了回来，恳切地说：“这点白菜，就送给你们吧！天这么冷，拉回去要是冻坏了，就可惜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再不收下，就说不过去了。可农家过日子，谁不晓得柴米油盐的艰难？平白无故接受别人的馈赠，心里哪能过得去？我和哥哥倒是希望母亲能买上几颗——这样，就不用顿顿吃母亲用萝卜叶子腌的“黄菜”了。可我们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奢望罢了。因为就在昨天，家里仅存的十几块钱，已经给我和哥哥交了学费。

母亲面露难色，左右为难。父亲悄悄用眼神示意母亲一下，开口说：“去堂屋倒几斤大米，让这位兄弟带上。明天就是腊八了，带回去给孩子们熬碗粥。”母亲愣了愣，随即快步走进堂屋，不多

散文诗页

农事中的腊月

◆ 徐慧根

一

进入腊月，沉静中的日子都会悄悄地打开扉扉，让静守中已经萌动的心绪慢慢地溢出，擦拭一下庭院的轮廓，准备迎接雪片纷纷，准备撩开嫩萼覆被，为一场清新荟聚搭台……

稔熟的日子到了，前些年里所有漫长的等待，仿佛都能找到某种恰当的注释。

也许，尘世的愿望迅速汇集，归纳为同一个点，闪烁着五谷瓜果的滋味，小院的炊烟多了几分期许和欣慰。

温暖穿过寒风，抵达人心。人间的距离可以忽略，所经受的困苦也已全部忽略，余下的时间，只用来提醒，不要消磨。

一切事物，乃至一切念头和思想，呈现出最善良的部分，在低处真切地摇晃，流露着无法拒绝的声音，诱惑的属性也从未发生过改变，哪怕仅仅改变半毫米，或者，仅仅改变半毫克。

在岁末，一年的愿声地带；又是岁首，一年的序幕章节。过往体认的视角偏差，都能得到规整。

腊月必有落雪，每一场都是新鲜的，足以覆压人们身体上从外到内的陈旧，更足以代替一些老物件孜孜矻矻维持的经典模样。

台历的纸页已开始准备柔风，是要迎春吗？跋涉的脚步已开始布置细雨，是要沐雨吗？回过头来，望望经历过的长冬，忽觉有了新的发现——

这冬，原来竟始终清醒地托举着温暖祥和，并且蕴藏着五谷瓜果的真情。

凝聚，其实就是淳朴的陈述。在袅袅炊烟里，妈妈把天地的恩赐摆上了餐桌。一缕暖心的冬阳，从窗外照了进来。

二

初心，源于梦想。祈愿，催生力量。

腊八这天的灶台上，随心所欲地丰盈多彩。来自泥土，来自枝头，来自芒穗，来自匆匆忙忙行走阡陌间的执着和纯真……

粥的香甜，在天空下流淌，在大地上生动。凝聚往往是一种默默的慷慨。粥的黏稠，有着积极的色泽，皆是大美，很能滋养心神，也很能陶冶在农历中奔走的梦呓。

生活是可以书写的，握笔的手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挑挑拣拣的毛病已改掉了许多，如果说还有一点儿剩余，那就留待忽略吧。

前方是山，山在拔高；远处是海，海在拓

灯下漫笔

在年轮中播放的旋律

◆ 韩心泽

最美好的慰藉与希冀，成为漂泊的灵魂差强人意的情感避风港。可更多时候，一边是越来越多人不相信爱情，一边又是暧昧与情歌的持续泛滥，所以现代人听情歌，会有种又美丽又虚空的滋味翻涌在心头。

流行音乐是美好情感与时代情绪的萃取物，芬芳鲜亮，可以用来悦人耳目、抚慰人心，让不少人的内心依赖成瘾，却根治不了时代之症。所以，很多的旋律，当时感受到的是优美，但情境物是人非后，在心中回荡的往往是怅惘。

奇妙的是，只要音乐的旋律与你的某种情绪波动相和，或者你的某根心弦被某段音乐的韵律拨动，即使是忧伤的共振，你也会有一种随波逐流般的怡情之感，进而愿意沉浸在这种共振中。过滤掉以往的辛苦、烦恼、焦虑，半生的喜忧哀乐，都发酵成了人生况味与底蕴，与诗、歌、乐、画等各种艺术韵律波象共沉浮，人生况味竟会奇异地变为对人生意蕴的享用。经历的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在反刍与回味时总是变得滋味醇厚，旋律的奇妙溯源还是人生的奇妙。

时，便提着一个袋子出来，里面装着的，是家里仅存的一点大米——那是母亲省了又省，特意留着过年吃的。

男人接过袋子，连声道谢。他裹紧棉衣，拉起空荡荡的板车，很快消失在纷飞的雪花中。没了大米，腊八粥自然是熬不成了。可我和哥哥没有抱怨，男人走后，母亲说了一句让我和哥哥受用一辈子的话：“腊八粥年年都能熬，日子再难，也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

那天下午，母亲挑了几颗最饱满的白菜，给邻居三婶送了过去。三婶得知我家因缺了大米，没能熬成腊八粥，转身回屋，给我家端来了满满一瓢大米。

暮色四合时，母亲终于在灶台上架起了锅。火光跳跃，锅里的食材咕嘟咕嘟翻滚着，香气一点点溢满了整个厨房。那晚，我们终于嚼上了腊八粥，黏稠得插筷不倒，香甜得让人难忘。

如今日子好了，腊八粥里的食材愈发丰富，核桃、桂圆、莲子等样样俱全，可我只觉得，再香甜的粥，也比不上那年腊八夜里的滋味。

那锅插筷不倒的腊八粥，熬煮的哪里只是五谷杂粮？分明是一家人最质朴的善意。那里面，藏着寒风中相扶相持的温度，藏着贫瘠岁月里悄然绽放的花朵，更藏着让我受用一生的道理——善良，从来都是人间最暖的腊八粥。

三

农事中的腊月，是心愿的积淀，是期盼的储能，是通往葳蕤和丰腴的路基……

鸿雁远飞，只留下爪印。留音中尽是远方的风景。

腊八这天，无论是否降临，它的身份都是洁白而纯净的，不允许任何邪念施展阴谋。

时光的马匹不会停歇。翻开小院内外和田垄深浅，都能品出农事美妙的滋味。

腊八这天，无论是焚香祈禱，还是灶台上的五谷告白，都是母亲操持岁月的细腻，都是父亲家地里风尘仆仆的繁忙……

祖母打开一扇门，只为抱一捆薪柴；祖父岔开双腿站定身影，只为搓一根细绳……

而我们这些后生，只能生活在生活深处一遍又一遍地翻译、咀嚼、消化、汲取，让亲人们的每一个念想，滋养我们渐渐拔高的气息。

腊月的想法是丰富的，丰富的章节里必须有风的肆虐，有雪的舞姿，有气的冷峻，有冰的凛冽……而这种境况中必然有暖暖的情怀，如同必然接受同一树梅花落遍粗布棉袄。

源于心底的声音，悠悠地，向上飘，向远荡，不惜占据飞鸟的路径。

来自年轮的自信，一层层，向苍天，向大地，协同万物同步在回归。

时光的翅膀自带韵味，浸透进每一天的朝阳晚暮和日月星辰。

生命是无止的。再生，轮回，蓊郁，繁祗……从腊八开始，腊月里的每一天，我们高举过头顶的依旧是世间桑田。

中年人的怀旧，是对岁月温柔的抵抗。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默默回味一首老歌，既是抵御现实的喧嚣，也是对生命的一次致敬——致敬那些逝去的日子，也致敬仍在路上前行的自己。内心的火焰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旋律中继续闪耀着瑰丽的光芒。

从卡带机到智能音箱，我们听着无数歌曲长大、变老，又在老去的过程中重新理解年轻。当孩子用稚嫩嗓音唱起《小幸运》，我们会暂时放下心中的惆怅，继续执着向前。我们相信，明天又会有新的旋律，在某个转角再次拨动心弦。

看过的一些电影电视剧，过了些时候，故事情节已经模糊甚至忘记，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却总在不经意间回荡在脑海。这个时候，那些旋律，已成为自己某段经历或某些记忆的主题曲。而人到中年，对于食物，开始喜欢清淡，对于风景，却开始喜欢看到内涵。开始品出落花、落叶、夕阳、枯荷的韵味。还是喜欢悦目的美丽，却更喜欢透过风景看到阅历、看到岁月、看到故事、看到沧桑，但又只想静静地，让人生的况味如烟云般萦绕于胸中。这萦绕于胸的，就是每个人这一生风雨的主题曲。

闭上眼，静静地聆听一段旋律，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对话。旋律中，孤独的灵魂找到共鸣，离散的时光重新聚拢。

心潮在静逸处激荡，旋律在时光中永续。这些旋律，正深情地为我们经历的风雨和现在的心灵降噪。